

祝
鵬
著

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韶关地区沿革地理



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地区韶关地区沿革地理



祝 鵬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封面设计：陆全根

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地区
韶关地区沿革地理 祝 鹏 著

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星书店上海发行所代理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6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册

书号 12259·001 定价 2.00 元

前　　言

中国的政区(旧称建置)和地名，历代有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所谓地理沿革。沿是沿用过去的不改，革是把过去的改一下。拿政区沿革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历代各级政区名称的变化；二，历代各级政区治址的变化；三，历代各级政区相互隶属关系的变化；四，历代各级政区疆界的伸缩变化。

地理学有许多分支：研究山川、地貌等自然现象的，称为自然地理；研究各地物产和经济情况的，称为经济地理；而研究各地政区和地名演变的，称为沿革地理。对于中国政区和地名演变的研究，过去有不少误解，而近代学者又往往专心于一些著名的地方，本书是就以上四个方面，对广东省的广州市和佛山、韶关两地区历代县级以上政区和地名的演变，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

本书的探讨，脱离明、清以来的传统见解，从原始资料出发，着重于考证，以纠正古代地志记载的一些讹误，从而希望在绘制比较详细、正确的中国历史沿革地图时，能起一部分参考作用。

低于县级的政区和地名，也都有它们的地理沿革。但这类地名数量浩繁，没有一一加以研究的必要。本书只选入其中一些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村镇、古战场、关隘桥梁、山岭、寺庙、陵墓，以及一些经济设施等。凡《水经注》、《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奥地纪胜》等重要历史地理文献里提到的，只要能够判断它们的大概位置，都尽量列入。其余不知则阙。这些地名，本书统称之为古迹。凡古迹已在政区沿革里讨论到的，不再重复列入。

还有，水道也有沿革，不过水道流经的地方和政区不一致，这里只把流域限于在本书三个地区以内的北江、连江、浈江的研究，以附录的形式附于书末。它们是《读〈水经注〉溱水篇札记》和《读〈水经注〉洭水篇札记》，都曾分别在《中华文史论丛》和《社会科学》上刊载过。

本书的一些结论，也可于修订广东省这三个地区的地方志时，作为它们的疆域、沿革、古迹各章的参考资料。而这几章的内容，往往是明、清以来修订的许多地方志中的薄弱环节。重修省、县地方志的工作，目前正积极展开，这也是当今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广东省是作者旧游之地，比较熟悉，而广州市、佛山地区和韶关地区，又是广东省境内比较富于历史故实的，所以作者选这三个地区为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广州师范学院地理系曾昭璇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徐俊鸣教授和郭培忠同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郑宝恒同志、广东省连县文化局郭鸣同志以及广东省翁源县文化局、始兴县文化局、佛冈县文化局、清远县文化局、增城县文化局、新丰县文化局、顺德县文化局的许多帮助，或假以资料，或查告地理实况，并此致谢。本书附图是孙女祝晓薇绘制，一并志之。

祝　鹏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

凡例

一，本书政区部分的篇目，是按今天的县区来分的，故县的沿革归入其所在今天县区之内。古迹部分的篇目，也按今天的县区来分。

二，有时把今天的两县或一市、一县并在一起讨论（例如广州市、番禺县沿革），是因它们的沿革相互牵连，而又同在一个政区之内，合并为便。分写两篇，非但文字重复，而且不清楚。

三，今天的政区中，有些市直属于省，但只是一小块土地，圈在一县县境之内，或某地区之内。这种市的沿革，就附在该地区内讨论。如果因为它们是省直辖的，而和地区并列于书中，就要分写一章，将增加篇幅。

四，民国时期，作者掌握的资料不足，而今天的政区有现成详细的地图可供参考，故本书着重研究清朝以前的地理沿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两个时期从简，只求和清朝以前保持连续性，使清朝以前的情况能用今天的情况表达出来。年代截止于一九七九年。

五，本书对政区沿革的讨论，按时代先后划分时期。或单独一个朝代作为一个时期，或联串几个朝代作为一个时期。每一时期的起迄的选择，着眼于减少文献资料的重复征引，以节省篇幅。古迹的内容较简，所以不分时期。

六，为了简化地理沿革的记述，本书对于朝代的划分，有下列三处不依照传统方式，而视政权实际所归。这是因为政区的变更，常从政权实际转移时开始。

三国 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

宋 始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

唐 始于隋恭帝义宁元年

七，征引各朝地理志原文，例如“某郡领县若干：……某县。”表示此郡领有某县。如果写作“某郡领县若干：某县……。”则表示所领之县为首列之县，一般为郡所治。假如写“某州……某郡领县若干：”，表示该郡不是州所治。余类推。

八，沿革表，一般用一张填出今天一县县境内的今县和故县。有些近代设置的县，沿革简单，为了节省篇幅，就并数县为一张。

九，沿革表的左上方标出填入本表的今天的县名。在这张表上，分别列出在这县境内的今县和故县的沿革。沿革表的栏目里有 建置 ↓ 治址 ↑ 一栏，表示在此栏目之下，写出各朝的政区建置和隶属关系；在此栏目之上，写出治址所在。

十，沿革表使用的几个符号：

() 表示在这括号内的县、郡、府、州、路等管领写在它们左边的县、郡等政区。凡不加括号的，表示此上级政区设治于此。

(本) 在设置县治以前的地名的左方加此字，表示不能确定这一地名的发生要上溯

多久，只知本来如此。

〔 表示两个以上的政区，同一朝代先后设治于此。

{ 表示两个以上不相隶属的政区，同城同时而治。

{*表示两个以上政区，同在一城内。有*记号的，表示这一政区仅是驻在性质，不管辖城内或市内之事。

目 录

前 言

凡 例

一、广州市沿革地理

政 区

广州市、番禺县

广州市、番禺县沿革	1
增城县	
增城县沿革	9
绥宁故县沿革	11
从化县	
从化县沿革	12
龙门县	
龙门县沿革	12
花 县	
花县沿革	13
新丰县	
新丰县沿革	13
古 迹	
广州市、番禺县	
坡山	14
越秀山	14
白云山	15
朝台、朝亭、西侯津亭、拾翠洲	15
荔枝洲	17
琵琶洲	17
南海神庙、扶胥镇、扶胥口	18
六榕寺	18
海幢寺	18
光孝寺	19
长寿寺	19
华林寺	19
浮邱观、浮邱	19
海珠石	20

石门、贪泉、石门镇	20
沉香浦	21
王兴墓	21
白田镇	21
卢循城	27
猎德镇	27
古斗村	27
三元里	27
增城县	
别情洲	27
广州市、番禺县沿革表	22
从化县、龙门县、花县、新丰县沿革表	24
增城县沿革表	26

二、佛山地区沿革地理

政 区	
佛山市、南海县	
佛山市、南海县沿革	28
三水县	
三水县沿革	28
顺德县	
顺德县沿革	29
珠海市、中山县	
珠海市、中山县沿革	29
斗门县	
斗门县沿革	30
江门市、新会县	
江门市、新会县沿革	30
封乐故县沿革	33
高 鹤 县	
高鹤县沿革	34
高明故县沿革	35
平兴故县沿革	35
梁泰故县沿革	37
宋新会故郡宋元等五县沿革	38
开 平 县	
开平县沿革	38
义宁故县沿革	39

初宾故县沿革	42
始康故县沿革	42
封平故县沿革	43
新夷故县沿革	43
台山县	
台山县沿革	44
赤溪故县沿革	45
恩平县	
恩平县沿革	45
古迹	
南海县	
双女山、马径	46
灵洲山	47
三山	48
新会县	
黄云山	48
厓山	48
高鹤县	
曹幕山	49
云粟山	49
老香山	49
奢山、粟砦山	50
台山县	
伍隆起墓	51
穿洲	51
广海卫	51
都斛盐场	51
海晏盐场	51
挫铜盐场	51
佛山、珠海二市，南海、三水、顺德、中山、斗门、台山、恩平七县沿革表	52
江门市、新会县沿革表	54
高鹤县沿革表	56
开平县沿革表	58

三、韶关地区沿革地理

政区	
韶关市、曲江县	
韶关市、曲江县沿革	60

良化故县沿革	64
乐昌县	
乐昌县沿革	64
灵溪故县沿革	68
平石故县沿革	68
阳山县	
阳山县沿革	69
英德县	
英德县沿革	73
浛光故县沿革	77
冈溪故县沿革	81
始兴县	
始兴县沿革	82
仁化县	
仁化县沿革	88
翁源县	
翁源县沿革	91
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沿革	99
南雄县	
南雄县沿革	100
安远故郡沿革	102
清远县	
清远县沿革(附述威正、廉平、恩治、浮护、政宾五故县)	102
乐康故县沿革	105
佛冈县	
佛冈县沿革	106
连县	
连县沿革	106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沿革	110
连南瑶族自治县	
连南瑶族自治县沿革	113
古迹	
韶关市、曲江县	
莲花山	113
临沅山	114
逃石、牢石	115
南华寺	115

乐昌县	
蓝豪山	115
三泷	116
东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庙	116
昌山	117
阳山县	
湟溪关	117
英德县	
陇头	118
浈阳峡	119
浈石山	121
洭浦关	122
清溪镇	124
板步镇	124
仁化县	
韶石	124
连江县	
古都庞岭	124
贞女峡	128
同官峡	129
韶关市、曲江县沿革表	130
乐昌县沿革表	132
阳山县沿革表	134
英德县沿革表(一)	136
英德县沿革表(二)	138
始兴县沿革表	140
翁源县沿革表	142
连县沿革表	144
南雄县、佛冈县沿革表	145
清远县沿革表	146
连山县、连南县沿革表	148
仁化县、乳源县沿革表	150

附录

读《水经注》濂水篇札记	151
读《水经注》洭水篇札记	163
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地区韶关地区沿革地理图	
广东省广州市区沿革地理图	

一、广州市沿革地理

广州市、番禺县沿革

春秋至南越

§ 1 春秋至南越的建置

《元和郡县志》岭南道下记：“广州，春秋百越之地。秦并天下置南海郡。”百越二字，顾名思义，春秋时还没有统一的君长。《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张晏注扬越：“扬州之南越也。”《正义》说：“夏禹九州，（此地）本属扬州，故云扬越。”今不管扬越二字的意义，秦以扬越之境分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则广州在战国时为扬越土地的一部分。又《索隐》说：“案《战国策》云：吴起为楚收扬越。”所以战国时扬越为楚国的土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比照上面所引《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之文，陆梁当为扬越之别称。《正义》说：“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似乎扬越的名称较古，陆梁的地名较后。扬越包括今江西、湖南二省的部分土地，到战国后期土地日辟，而岭南地方尚为蛮夷居处，乃有陆梁的专称。《汉书》越字写作粤。南越作南粤，扬越作扬粤。

《水经注·浪水篇》说：“浪水东别径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山海经》：‘桂林八树在贲禺东。’郭璞云：‘今番禺。’”据研究《山海经》为战国时的作品，贲禺当是番禺在战国的称呼，是楚国的地名。

《读史方舆纪要》在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下：“《旧图经》：‘广州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吴越春秋》：‘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后楚灭越，越王子孙避入始兴，令师隅修吴故南武城’是也。”《读史方舆纪要》及所引《旧图经》对此有误解。《吴越春秋》所记修复的南武城，说在始兴郡，非后来的广州城。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在广州城条下又说：“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曰五羊城。”不过是一种杂凑的传说，难以认真。而且如果相信后来的广州城古时真有南武城等称谓，将置《山海经》贲禺之名于何地？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记：“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可以立国。’”故知秦南海郡治番禺县。（尉为秦南海郡的最高长官。《十三州记》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南越国都亦为番禺。《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记汉武帝元鼎五年遣路博德、杨仆等分兵五路征南越，说：“咸会番禺。”明年番禺城降而南越亡。皆表明番禺为南越国都。

§ 2 南越及其前的番禺城址

《水经注·浪水篇》：“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

番山之隅也。”据《水经注疏》熊会贞氏说：“按《寰宇记》南海县引姚文感《交州记》，式感形近，盖一人也。然则注引此及下条皆姚氏《交州记》中语，其书之体盖设为问答耳。”（万廷兰本《太平寰宇记》缺此文）所以姚文式所著书的书名叫《交州记》，不是书名叫《姚文式问答》。这一发现对我们很有用。“交州治中”四字是《水经注》所加，不能就确说“今州城中”四字的“州城”二字是指广州，还是交州。南海郡所在的州城，有时称广州，有时称交州。今既知姚文式之书名《交州记》，则“州城”二字，当指交州。由上引姚文式《交州记》之文更可明确，这一交州城，不治广信县城，也不治龙编县城，而治于番山所在的番禺县城。番禺县自秦至陈一直为南海郡治。交州治南海郡，在历史上只有从三国时期的建安二十二年（王范《交广春秋》作建安十五年）至永安七年的四十八年或五十五年。因为三国以前两汉的番禺县和南海郡不治于有番山的番禺县城，而治于今广州城南六十里，所以这里姚文式氏说的“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句中的南海郡，只能是指秦的南海郡。建安至永安这段时期，对姚文式说来是近代或当代。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秦南海郡和番禺县治于有番山的番禺县城。

南越国有没有南海郡的建置，文献无征，所以上面的结论不能就认为南越国都也治于有番山的番禺县城（即今广州城）。我们也可以从《水经注·浪水篇》里找到这方面的材料。《水经注·浪水篇》说：“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这表明，三国吴步骘修复以作交州治所之城，就是南越尉佗国都的番禺城。《太平寰宇记》在广州南海县下说：“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也作同样解释：步骘城即尉佗城。步骘所修筑的交州城，就是姚文式所记的交州城，所以南越国都番禺城，就是城内有番山的三国吴番禺县城。

按东汉或三国时所写《水经》浪水说：“（浪水）又东至南海番禺县西，分为二，其一南入于海，其一又东过县，东南入于海。”今天的西江还是这老样子，一支向南至磨刀门入海，一支向东经广州城南，又东南流至虎门入海。东流的一支所经过的地方，除了今广州城东北郊的白云山外，没有其他较大的山。只有今广州城所在的位置，才符合负山面海的记载。这又和《水经注》记步骘所见尉佗旧治处的形势，没有什么不同。凭这一点，已大约可见南越国都的番禺城，即今广州城。

一九七四年十月在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五路文化局院内，在距地面四·九米处的地下，发现古代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证明南越国的番禺城，确即今之广州城。广州师范学院地理系曾昭璇教授参与鉴定工作，著有《广州市区水道的变迁——从秦汉船台发现谈起》一文。关于越王宫的研究，摘要于下：“在船台遗址上为一层回填土。从地面下四米开始，土层厚度为〇·四~〇·七米，为红黄色亚粘土层，即台地、丘陵上的红土层中经过挑选的土。它是作为建筑基础运来填没船厂的。土层中发现汉初南越王时的文物。武帝时间的陶器未见。下部被埋藏的船台年龄，经北京大学历史系以C14测定，为公元前240±90年，即当战国到汉初。瓦当的制作方法，和陕西咸阳发现秦瓦当相同。铜器中有六枚铜钱，亦为秦汉半两。在第一号船台大枕木上刻有‘东义八’三字，均为小篆。此外，在船台出土一块漆秘残片，有针刻‘丞里义’三个小篆字，亦表示当时是秦代职官在管理。从米字形纹陶片较多情况来看，也反映出是汉末灭越前的特色。铜器中四铢半两为文帝时物，可见。在红土层上发现二十多米的砖石走道，走道规模宏大。道宽一·八五米，建筑细致。在走道下面铺垫了一层很薄的纯净朱红色土，上面砌石铺砖，道旁一边用菱形几何纹的大型印花砖纵列平砌作镶边，中间铺砌石板两

行。走道路线挺直，砖由白色粘土烧成。砖质坚实，大小、花纹、制法都和咸阳秦宫殿墓陵出土大花铺地砖相似，是秦制产物。走道面和南侧有大量残瓦、木炭、炭屑、红烧土等堆积，表明建筑物是被火烧毁。残瓦中瓦当是“万岁”字样，亦为秦小篆，略带隶书化。可见被烧毁的建筑物是宫殿，即赵佗称帝后的王宫建筑。走道北面也有大型印花砖，涂朱万岁瓦当，涂朱绿的砖雕脊饰等宫殿建筑残件。瓦层上也有炭屑。可见这里也是越王宫的部分。木炭、炭屑、红烧土都成层状堆积。如残瓦层上一般有十厘米红烧土和炭屑覆盖着。炭屑有些地方成层，可见当日火烧规模相当大。据《史记·南越列传》：“楼船（将军）攻败越人，纵火烧城。”又说：“楼船力攻烧敌。”越王宫当毁于火，故残瓦中的秦篆瓦片、瓦筒被炭屑层、红烧土埋没，正与《史记》吻合。而官、卢、么等秦篆戳印，也和南越墓出土器物字体一致。所以，这处火毁宫殿是越王宫了。

我们现在把以上引文和根据引文和地下发掘所作出的结论排列于下：一、秦南海郡和番禺县，治于有番山的番禺县城。二、步骘迁交州修筑的城，就是南越尉佗所治之城。三、南越国都的番禺城，即今广州城。四、南越王宫在今广州城内。五、秦南海郡和三国建安二十二年至永安七年的吴交州城同城。六、三国建安二十二年至永安七年吴交州城内有番山。根据以上六条，就可以把秦南海郡治番禺县城、南越番禺城、三国建安二十二年至永安七年的吴交州城穿联在一起了：它们是同一城，即今广州城，城内有番山。从建安二十二年吴迁交州治南越的番禺城，此后吴永安七年分交州置广州，此城一直为广州治所。《元和郡县志》广州下说：“献帝末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迁州于番禺，即今州理是也。”文献上也记录得很明白。

曾昭璇教授在他的《广州市区水道的变迁——从秦汉船台发现谈起》一文中说，只从宋代子城的界限，就可以推知三国时的步骘城。以下节录的也是他的文章：“宋子城北界在今广仁路和越华路交界处。地形上这里是明显坡地。即越华路低于广仁路一米以上。这段古城墙作南北行，已被发现，城周并非正方形。《舆地纪胜》卷八十九说，北面子城上有斗南楼。县志也多说‘斗南楼在府治后城上’。即今越华路南侧高坡上。嘉靖戊午年明代旧城隍庙大榕树下发现唐宋修城木材，故旧城隍庙后高坡亦为子城北城墙。南界为番山和双门底拱北楼址。西界为今华宁里和流水井街。因《南海百咏》称‘药州在子城之西址’。今南方戏院处即为古药州所在。新华戏院侧黄泥巷南汉时为黄鹏港，今七块石街即为南汉的华宁宝石桥。东界为今文德北路，因古文溪经此，由东城北状元桥经旧仓巷，到中山四路下文溪桥入长塘街入濠。状元桥、文溪桥（即清之明月桥）为宋桥，故为城之东濠。所以古南越番禺城就是这四面有濠的非方形城址。在这城周的范围内，今天地势也比附近要高。北边越华路以南即为一高坡，坡线挺直，表示这段城墙是直线状的。南边由青年文化宫到番山也是一连续的高坡，向南低降。西面宁华里东侧亦一高坡。东面旧仓巷西亦为旧城隍庙到番山高坡地。隐示南越城古迹。这片高地除番山外，多为文化层堆积。如在中山五路百货公司，北京服装店下，即为四到五米文化层，其间且有木柱出土，表示为东汉以后的官衙建筑。在中山四路南侧，文化层亦厚达四米，表示子城是历代兴废中心地区，故文化层特厚，把地面填高，尤以城北衙门区为明显。”

这片高地的文化堆积，除了说明这里是一处历史时期的长期居民点外，又反映姚文式《交州记》中所记的番山确实是有的，为姚氏亲见目睹。把这四至五米文化层耙去，换言之，在三国时期文化堆积尚低时，可以明显看到，这里确有一山。今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内，仍可见一小山，为红色砂岩所成，附近高地连及西面文化宫。这一位置在这片高地的东南角，正符合姚文式氏《交州记》所记的位置：“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步骘城在此位置，是无可怀疑的了。再如这一城址只不过北宋增筑的子城，不是南越番

禺城和步骘城旧址，就不会有这样厚的文化层。

不过，步骘城并不包含南越番禺城的全部。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转引北宋初郑熊《番禺杂志》说：“任嚣城在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为越城，周十里。”《宋会要稿》八一三〇卷方城八——九广州府城下记，吕夷简奏请建城时云：“本州子城东，有旧古城一所见存，与今子城基址连接，欲乞通作一城。”陈大震《南海志》有余公诗“千载犹存古越城”之句，并有“州之东旧有赵佗城者”。可见，北宋时，子城（即当时广州城）之东有一名叫东城的古城，相传为任嚣城。这城当是南越国都番禺城的一部分。步骘修筑旧城时，割弃了东面的一部分，后人叫做东城。至于此东城废城究竟是任嚣秦时所筑，还是赵佗所筑，尚无确实资料可据以论说。

《读史方舆纪要》在广州城下说：“秦以任嚣为南海尉，初居泷口西岸，俗名万人城，在今城西二十七里。既乃入治番山隅，因楚亭之旧，其治在今城东二百步，俗谓之任嚣城。”按《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广州湞阳县下记：“湞山在县北四十里，湞水所出。尉佗为城于此山上，名为万人城。”在今乐昌县泷口附近泷水西岸有任嚣城，又有赵佗城之称，但素无万人城的名称。又，在泷口西岸的万人城，怎么又会在广州城西二十七里出现。这是把一些不相关的名称扯在一起造成的。所谓在今城西二十七里之说，大概从《元和郡县志》得来。《元和郡县志》广州南海县下有一句话说：“赵佗故城在县西二十七里，即尉佗都城也。”那么就是《水经注·浪水篇》所记的“尉佗旧治处”，那里负山带海。但唐广州城即今广州城，今广州城西二三十里处，既不负山，也不带海，疑是《元和郡县志》记载上的一条错误。再，《元和郡县志》南海县下另有一条说：“陆贾故城在县西十四里。贾之来也，佗不即前，贾故为城以待之。”按陆贾入越，应沿湞水（今北江）及浪水的东支，而至番禺城。认今广州城西约十里的泥城为陆贾城故址，是合理的（见朝台条），因它在今广州城之西，亦即南越番禺城之西。假如赵佗旧治距今广州城二十七里，远于陆贾城，而陆贾城出于尉佗旧治之东，则陆贾何为东行？

两汉时期

§ 3 两汉时期的建置和城址

《汉书·地理志》记：“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县六：番禺，尉佗都……。”《后汉书·郡国志》交州刺史下记：“南海郡，武帝置。七城：番禺……。”我以政权的实际归属为朝代分划的标准，东汉截止于中平六年，番禺县建置及城址的改变，皆在其后。所以两汉番禺县的沿革比较简单。

《水经注·浪水篇》记步骘“观尉佗旧治处”之句，已表明两汉番禺县和南海郡，皆已移治它处。

《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下记：“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坝之间是也，号佗故城曰越城。”《同治十一年番禺县志》古迹下说：“汉筑番禺县城在广州城南六十里。”又说：“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坝之间也。”这一古址的记载，大概是从古时的图经保存下来的。据中山大学地理系的研究，汉时珠江三角洲的海岸线，从东北的黄埔经石楼、市桥、沙湾、陈村、伦教、江门、新会而达古兜山。龙湾、古坝正在此线稍北的陆地上，和文献记载没有矛盾。汉武帝平南越后，把番禺县和南海郡治迁至海边。

三国至唐

§ 4 三国至唐的建置和城址

步骘为交州刺史，于建安二十二年修复尉佗旧治的废番禺城，从广信县迁交州来治，从姚文式“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之句来看，其时已把番禺县治从两汉所治在今广州城南六十里的番禺县治，移到尉佗旧治的废番禺城了。那么，南海郡治也必然伴同移回，不会孤独地留在原处。此后直到唐末，只是州名、县名等在建置上有所更改，城址不再移动。如析交州置广州等。《晋书·地理志》广州下记：“吴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为广州，俄复旧。永安六年复分交州置广州。合统郡十：南海郡，秦置，统县六：番禺……。”《宋书·州郡志》记：“广州刺史，吴孙休永安七年分交州立，领郡十七：南海太守，秦立。秦败，尉他王此地。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领县十：番禺，男相，汉旧县……。”《南齐书·州郡志》记：“广州，南海郡番禺……。”臧励龢《补陈疆域志》引陈书，陈有南海王。《隋书·地理志》扬州下记：“南海郡，旧置广州，梁陈并置都督府。平陈置总管府。仁寿元年置番州，大业初府废。统县十五：南海，旧置南海郡，平陈郡废。又分置番禺县，寻废入焉。大业初置郡。”《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下记：“武德四年置广州总管府，管广……五州。其广州领南海……五县。七年改总管曰大都督。贞观改中都督府。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率，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天宝元年改为南海郡，乾元元年复为广州。州内有经略军管镇兵五千四百人……广州刺史充岭南五府经略使。天宝领县十三：南海，隋分番禺置南海县。番禺，汉县名……。”《新唐书·地理志》记：“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县十三：南海、番禺……。”《新唐书·方镇表》记：至德元年升五府经略讨击使为岭南节度使，咸通三年改为岭南东道节度。乾宁二年赐号清海军节度。《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广州下记：“按汉南海郡即秦南海故郡也，属交趾刺史。献帝末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迁州于番禺，即今州理是也。孙休时，以交州土壤太远，乃分置广州理番禺。交州徙理龙编。晋氏因而不改。开皇九年平陈，于广州置总管府。仁寿元年改广州为番州。大业三年罢番州为南海郡，隋末陷贼。武德四年讨平萧铣，复为广州。开元二十一年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广州为岭南五府经略使理所。管县十三：南海县，郭下，本汉番禺县之地也，属南海郡。开皇十年分其地置南海县，属广州。番禺县，北至州十五里。本秦旧县。故城在今县西南二里，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或言置在番山之隅。开皇十年改置南海县，即今县是也。长安三年于江南洲上别置番禺县，取汉名。其洲周回约八十里。”又说：“州城，步骘所筑也。骘为交州刺史，登台远望，乃曰新城（与《水经注·浪水篇》对照，“新城”为“斯诚”形近之讹。）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遂迁州于番禺，筑立城郭焉。”《太平寰宇记》广州下记：“（吴）领郡三，理于此。晋领郡六，宋领郡十七，齐领郡二十三，皆理于此。梁陈并置都督，隋平陈置总管府。后置番州。炀帝复置南海郡。唐武德四年讨平萧铣，置广州总管府，管广（州）……五州。今（领县）八：南海，本汉番禺县属南海郡，分番禺置南海县。”

以上引文里，有些需要略加讨论：《晋书·地理志》作永安六年复分交州置广州，《宋书·州郡志》作永安七年。一年之差，例可忽略。《元和郡县志》说汉南海郡属交趾刺史。按《汉书·地理志》只有交趾郡属交州，没有交趾州。《后汉书·郡国志》也只有交趾郡属交州刺史部。《元和郡县志》似误。《隋书·地理志》于南海郡下记：“旧置广州，平陈置总管府，仁寿元年置番州。”广州及广州总管府都于开皇十二年移治始兴县城，到仁寿元年移返今广州城。详见本书《始兴县沿革》。《隋书·地理志》说：“南海，旧置南海郡，平陈郡废，又分置番禺县。”

这样写法，似乎隋前之陈已改番禺县为南海县。但《元和郡县志》说：“南海县，郭下，本汉番禺县之地也。开皇十年分其地置南海县。”则又似隋平陈后改番禺为南海县，为广州治，又另外析置番禺县。《旧唐书·地理志》同于《元和郡县志》；《舆地广记》则同于《隋书·地理志》。按《隋书·地理志》这一种笔法，并不表示陈已改番禺县为南海县。今举一例为证。《隋书·地理志》记：“同安郡望江县，陈置大雷郡。开皇十一年改曰义乡，十八年改名焉。”并非隋以前原来县名为望江。《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都说原来县名为新治。所以《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地理志》三者没有分歧。倒是《舆地广记》独异。它于广州下说：“番禺县，秦汉旧县，后改为南海。隋平陈分南海置。寻省入。后复置，与南海分治郭下。”明白地说隋以前已改名南海。我想是《舆地广记》误解《隋书·地理志》的笔法所造成的。南海县是隋平陈后，废南海郡，把治于广州城里的番禺县改名为南海县，又把原来县境，分设一番禺县。所以《元和郡县志》说是分番禺县之地置南海县；《隋书·地理志》说是分南海置番禺。再两县可以互为宾主，也可以推测它们是同时建置的。又《舆地广记》的“后复置，与南海分治郭下”句亦误。此后唐析置番禺县治江南洲上。《太平寰宇记》说“分番禺置南海县”，说法不完全。南海始置自隋，所以“分”字前当脱一“隋”字。隋分置之番禺县为时甚短，它的治所缺乏资料。只有《同治十一年番禺县志》说：“隋建于江南洲上，唐因之。”

唐于长安三年，于江南洲上别置番禺县。《元和郡县志》说县治北至广州城十五里，其洲周围约八十里。但《太平寰宇记》广州南海县下记：“废番禺县，州南五十里……皇朝併入南海县。”这一被废的番禺县，当即是唐置于江南洲上的番禺县。则有五十里或是十五里之讹，而《太平寰宇记》经常把十五里讹作五十，五十讹作十五。不过，《元和郡县志》在番禺县下说：“本秦旧县，故城在今县西南二里。”既写在番禺县之下，句中“今县”两字，应指唐番禺县。唐番禺县在广州城南十五里，则番禺县故城在广州城西南十七里，这和事实不符。因为秦汉以来的番禺县城只有两处，一在唐广州城内，一在广州城南五十里，今龙湾、古坝之间。这样就应该倒过来说，《元和郡县志》的十五里是五十里之讹。今按江南洲三字，顾名思义，要在广州城的江南，方适合这一佳名。那就是今河南地区。唐在今河南地区设番禺县治，北距广州城不过十五里。今河南地区也是一个周围约略为八九里的洲。《陈书》：“白龙见于州江南岸。”似六朝时就已有江南之名。《同治十一年番禺县志》沿革下也说：“《元和郡县志》云长安三年江南洲上别置番禺县，此所谓江南洲，即今所谓河南也。”细细咀嚼《元和郡县志》番禺县下的文字，两个今县都是指当时的南海县治。第一个“今县”当为“今南海县”的脱文。《元和郡县志》这一条里的故城，是说秦番禺旧县的故城，这故城筑在番山之隅。§ 2 已论证秦番禺县城在今广州城内，番山亦在今广州城内。所以《元和郡县志》这一条里的故城明明说在今广州城内。唐时广州城内的附郭县只有南海县，所以“今县”二字是指南海县，为“今南海县”之脱文。即秦番禺县故城，在唐广州城的附郭县南海县署之西南二里。于是，唐在江南洲上的番禺县治，正当唐广州城南十五里。证明《太平寰宇记》的“州南五十里”，为“州南十五里”之讹。

五代至南宋

§ 5 五代至南宋的建置

《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广州下说：“广州南海郡，今理南海县……唐末刘𬬮割据，称为汉。皇朝开宝四年平之，复为清海军。今（领县）八：南海，先是广州伪命析南海县为常康、咸宁二县，及永丰、重合二场。皇朝平南越，开宝六年，并二县二场依旧为南海县，并废番禺县。”《舆